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七回 色不迷情心愈定 酒難醉性道偏醒

卻說濟顛一直走到小腳兒王鴛頭家來，見一娘子正站在門口，濟顛問道：「娘子，沈提點在你家裏麼？」娘子道：「沈相公昨夜來的，方才起來，去洗浴了。你要會他，可到裏面去坐一會兒等他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有來，我便進去等他一等。」遂一直的上了樓，到王鴛頭房裏一看，靜悄悄的，王鴛頭尚未起床，濟顛走到床前，輕輕地揭開了暖帳，見那王鴛頭仰睡著，正昏昏沈沈的夢魘。濟顛在地板上，取起一雙小繡鞋兒來，揭開了棉被，輕輕放在她陰部之上，遂折轉身走下樓來，卻正好碰著沈提點洗浴回來，便叫：「濟公！久不見你，甚是想念，今日卻緣何到此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自天臺回來，特到你家問候，說你昨夜不曾回家，我猜定在這裏，故此特來尋你。」沈提點道：「來得好，且上樓共吃早飯。」此時王鴛頭已經醒了，見陰部下放著一隻繡鞋，正在那裏究問娘子，見誰上來過？娘子道：「無別人，必是這濟顛和尚！」忽見沈提點同濟顛走進來，王鴛頭看著濟顛笑道：「好一個出家人，怎嫌疑也不避，這等無禮。」濟顛道：「並非僧家無禮，卻有一段因緣。」王鴛頭道：「明是胡說，有甚因緣？」濟顛道：「你在夢中，曾見些甚麼？」王鴛頭道：「我夢見一班惡少年，將我圍住不放。」濟顛道：「後來怎麼了？」王鴛頭道：「我偶將眼一開，就不見了。」濟顛道：「這豈不是一段因緣？」遂握紙筆寫出一首，【臨江仙】的詞兒來道：

蝶戀花枝應已倦，睡來春夢昏昏。衣衫卸下不隨身，嬌姿生柳祟，唐突任花神。故把繡鞋遮洞口，莫教覺後生嗔。非干和尚假溫存，斷出生死路，了卻是非聞。

沈提點聽了大笑：「原來是這段因緣，點醒了你一場春夢，還不快將酒來酬謝濟顛美意。」正說間，娘子托了三碗點凍酒來，每人一碗，濟顛吃了道：「酒倒好，只是一碗不濟事。」王鴛頭道：「這一碗我不吃，索性你吃了罷。」濟顛拿起來又吃了。娘子又搬上飯來，三個人同吃了，濟顛叫一聲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就要別去，沈提點道：「有空時，千萬要到我家來走走，我有好酒請你。」說罷互別。

濟顛想著王太尉約我今日去，且去走一遭。就一逕從清河坊走來，行到升陽館酒樓前，忽見對面一個豆腐酒店，吃酒的人，甚是熱鬧。又見天上將飄雪花下來。因想道：「我方才只吃得兩碗酒，當得甚事，不如在這店中，買幾碗吃了再去。」遂走進店中，撿一個座頭坐下。酒保來問道：「師父吃多少？」濟顛道：「隨便拿來，我且胡亂吃些。」酒保擺上四碟小菜，一盤豆腐，一壺酒，一副碗筷。濟顛也不問好歹，倒起來便吃。須臾之間，吃完了一壺。覺得又香又甜，酒保再拿一壺來，又吃完了，再叫去拿。酒保道：「我家的酒味道雖好，酒性甚濃，憑你好量，也只得吃兩壺，再多就要醉了。」濟顛道：「吃酒不圖醉，吃他做甚？不要管它，快去取來。」酒保拗他不過，只得一瓶一瓶，又送了兩壺進來，濟顛盡興吃完，立起身要回去，怎奈身邊實無半文，一隻眼睛只望著門前，等個施主，等了半日，並沒個相識的走過，酒保又來催會鈔，濟顛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不曾帶錢來，容我暫賒再送來罷。」酒保道：「這和尚好沒道理，吃酒時一瓶不罷，兩瓶不休，遲了些就發言語，要會起鈔來，就放出賒的屁來！」濟顛道：「我是靈隱寺的僧人，認得我的人多，略等一等，少不得有人來代我還你。你再不放心，便隨我去取錢何如？」酒保道：「我店中生意忙，那有許多工夫？倒不如爽直些，脫下這破長袍來當了，省些口舌。」濟顛道：「我是落湯餛飩，只有這片皮包著，如何脫得下來？」兩人正在門口拉扯，不期對門升陽館樓上，早有一個官人看見，便叫跟隨的道：「你去看那酒保扯住的和尚，好似濟公，可請了他來。」那跟隨的忙到對門一看，果是濟顛，忙道：「官人請你。」濟顛見有人請，才定了心對酒保道：「如何？我說認得我的人多，自有人來替我還錢，快隨我來。」酒保無奈，同到對門樓上來，一看不是別人，卻是沈提點的兄弟——沈五官同著沈提點兩個。濟顛道：「你們在此吃得快活，我卻被酒保逼得好苦。若再遲些，我這片黃皮，已被他剝去了。」兩個聽了，都大笑起來。沈五官吩咐家人，付錢打發了酒保。濟顛道：「多謝哥哥，替我解了這個結。」沈五官道：「雪天無事，到此賞玩，正苦沒人陪吃，你來得恰好，可放出量來痛飲一回。」濟顛道：「酒倒要吃，只因被他拉扯這一番，覺得沒興趣，我且做詩解嘲。」遂信口吟道：

見酒垂涎便去吞，何曾想到沒分文；

若非撞見龐居士，扯來拖去怎脫身？

二人聽了大笑道：「解嘲得甚妙，但不知此時，還想酒吃麼？」濟顛道：「這樣天寒，怎不想吃。」又朗吟四句道：

非余苦苦好黃湯，無奈篩來觸鼻香；

若不百川作鯨吸，如何潤得此枯腸？

沈五官道：「你說鯨吞百川，皆是大話；及到吃酒時，也只平常。」濟顛道：「這是古人限定的，貧僧如何敢多飲？」又朗吟四句道：

曾聞昔日李青蓮，鬥酒完時詩百篇；

貧僧方吟兩三首，如何敢在酒家眠？

兩人聽了又大笑道：「這等算起酒來，量倒被做詩拘束小了。我們如今不要你做詩，只是吃酒，不知你還吃得多少？」濟顛

道：「吃酒有甚麼底止！」又吟四句道：

從來酒量無人管，好似窮坑填不滿；

若同畢桌臥缸邊，一碗一碗復一碗。

沈五官見濟顛有些醉意，私下同沈提點算計道：「這和尚酒是性命了，不知他色上如何？今日我們也試他一試看。」便叫值班的，去喚了三個姑娘來陪酒，每人身邊坐一個。沈五官道：「濟公！我見你雖吃酒，又做詩，總是孤身冷靜。今特請這位小娘子來陪你，你道好麼？」濟顛連道：「好好好！」遂又朗吟四句道：

不是貪杯並宿娼，風流和尚豈尋常；

袈裟本是梅檀氣，今日新沾蘭麝香。

沈五官見濟顛同妓坐著，全無厭惡之心。因戲對濟顛道：「這裏是酒樓，不比人家。濟顛便同這位娘子，房裏去樂一樂也無妨。」沈提點又慫恿道：「濟公既勇於詩酒，又何怯於此？」濟顛笑一笑說道：「我是肯了，只怕還有不肯的在。」又朗吟四句道：

燕語鶯聲非不妍，柳腰花貌實堪憐；

幾回欲逐偷香蝶，怎耐我心似鐵堅。

沈五官道：「好佳作！濟師雖是如此，陰陽交媾，是人生不免的，出家人也該嘗一嘗滋味。」濟顛也不復辯，又朗吟四句道：

昔我爹娘作此態，生我這個臭皮袋；

我心不比父母心，除卻黃湯總不愛。

濟顛吟罷，大家歡笑，叫人重燙熱酒，說說笑笑，直吃到天晚，方才起身。沈提點先回去。沈五官打發陪酒的，對濟顛道：

「今日晚了，你回寺不及，我同你到一個好處宿罷。」此時濟顛醉了，糊塗答應。沈五官叫從人扶著他，一逕到新街上，劉鴛頭家來。虔婆婆見著沈五官，分歡喜，又問道：「官人如何帶著醉和尚來？」沈五官道：「晚了回寺不及，故同來借宿，你若不嫌他是和尚，便叫別人陪他好了。」虔婆婆笑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便喚出兩個姑娘來相見，並安排酒肴。沈五官道：「我們已醉，不消得了。」虔婆吩咐大姐同濟顛去睡，二姐陪五官去睡不提。

卻說大姐見濟顛醉了，閉目合眼，坐在堂中椅子上不動。只得上前笑嘻嘻的叫道：「醉和尚！快到房中去睡了罷！」濟顛只是糊糊塗塗的，大姐叫了半晌不動，只得用手去攙扶起來，慢慢的扶入房中去，濟顛仍然不醒，大姐設法，只得又將他扶到床上去。濟顛也坐不定，竟連衣睡倒，大姐見他醉倒不堪，遂扯他起來，替他解帶子、脫衣裳，推來扯去，不一時早把濟顛的酒弄醒了，睜開眼來，見是一個妓女在身邊，替他脫衣服，叫一聲：「哎唷！這是那裏？」大姐笑道：「這是我的臥房，是沈五官送你來的，你醉了叫我費這許多力氣，快快脫了，好同睡！」濟顛著了急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」慌慌地立起身來，開了房門，往外就走，大姐討了個沒趣，只得自去睡了。那濟顛走出房門聽一聽，外面才打二更，欲要開門走出，恐被巡更的誤為小偷而被捉住，忽看見春台旁邊，有個大火箱，伸手摸一摸，餘火未盡，還有些暖氣，便爬了上去，放倒頭睡了。到了五更後，聽見朝天門鐘響，忙爬起來，推窗一看，月落星稀，東方早已發白；想起夜來之事，不禁大笑，看見桌上有現成的紙筆，遂題一絕道：

床上風流床上緣，為何苦得口頭禪；
昨宵戲就君圈套，白給虔婆五貫錢。

題畢，舉眼看見桌上還放著昨夜取進來未曾吃的一壺酒，就移到面前，聞一聞，馨香觸鼻，早打動了他的酒興，也不怕冷，竟對著壺嘴，一吸一吸的吃個乾淨，自覺好笑，又題一絕道：

從來諸事不相關，獨有香醪真個貪；
清早若無三碗酒，怎禁門外朔風寒。

濟顛題畢，遂拽開大門，一逕去了。虔婆聽得門響，急得忙起來，到內堂一看，只見臺上一壺酒，只剩了空壺，惟留下一幅字紙，不知何故。走到房裏去看，和尚也不見，大姐獨自個睡著，尚不曾醒，虔婆叫醒了，問她夜來之事，大姐道：「那和尚醉得不堪，故我將錯就錯，替他脫衣裳，勾引他上床，誰想他醒了，竟跑出房去，倒叫我羞答答的不好開口，不知他後來便怎混過這一夜。」話正說完，沈五官也起身，同了二姐來看濟顛，問知這些緣故，又看了所題二首，嘖嘖的贊道：「德行好！此方不枉做了出家人，怪不得□六廳朝官，多敬重他，真個是：「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。」」沈五官亦辭別出門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王鴛頭家中，開個妓女院，濟顛亦到此地尋花問柳乎？出家人為度沈迷，故不避嫌，現嫖客身，逛花園，找道根！（因有不少道根栽在風花園裏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那些自鳴清高者，不去屠場度屠夫，卻往官府拍馬屁，真是度個屁兒！）

二、取個繡鞋，置在王鴛頭陰部上，這太唐突！哈哈！出家人手妄動，想非禮？非也！非也！這塊臭皮肉，害死多少人？我今以繡鞋遮去是反閻，斷絕生死路，莫叫她陰溝翻船，淹沒無數菩提種子！

三、大醉需酒三千瓶，小僧卻未帶分文，喝酒不必付錢，正個「白吃白喝」，喝得施主高興，喝得施主爽快！這也要顛僧有本領！當今世上僧家到府上化個半緣，施主便嘖嘖咕咕，不甘願！這都是平日少來結善緣，如今要錢，才看到這些陌僧（生）面，難怪你們不值錢！

四、沈五官、沈提點，酒樓喝酒吟詩，興致勃勃，齊道：「濟顛酒量是夠了，想試試他色行如何？」故招妓前來陪酒，真個不像樣？又到了劉鴛頭家來，施主們特安排了濟顛一餐美色，濟公卻道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香不若酒香，美色不飽，色後更餓，不可不可！」果然「色迷禪心定，酒醉性偏醒」。未落人話柄，汙了佛門根基，留此真種，續佛慧命吧！正是：

色裏回魂還真我，酒中醒覺佛吹風；
顛顛倒倒逍遙相，正正端端證大雄。